

錢君陶著

水晶座

亞東圖書館

版 所 權 有

水 晶 座

中 華 民 國 十 八 年 三 月 出 版

著 者	錢 君 匋
發 行 者	亞 東 圖 書 館
發 行 所	上 海 五 馬 路 棋 盤 街 四 首 亞 東 圖 書 館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店
定 價	大 洋 四 角

序 一

我該用什麼來比擬君匋的詩呢？當你靜夜在松柏林中散步的時候，一陣軟軟的風吹在你的臉上，這風，就是君匋的詩了；當你在牀上假寐的時候，一陣淅瀝而又哀怨的雨聲將你滴醒，這雨，就是君匋的詩了！他的哀怨有如淡淡的影子，你無論怎麼用手摸都摸捉不到，只能得其彷彿。他沒有噴溢的熱情，他是把情感含蓄着，低徊曲折着傳達出來的。拿舊式的話來批評，他的詩是很有神韻的；拿文學史的話來說，有一點近似王維，還有一點

近似韓偓，但卻更多近似柳永蘇東坡這一般北宋詞人。我國的新詩運動，至今雖不過十年光景，但已有了好幾次變遷，這是誰都看見而且也是誰都承認的：就是由舊詞脫化出來的新詩變而爲太戈爾式的小詩，又由小詩變而爲有韻律的詩，也就是竭力摹仿西洋體的詩。現在似乎又很有些人在做短短的敘事詩了，詩的長短與抒情詩差不多，但內容如果敷衍開來，便是很好的短篇小說。是否受哈代的影響，我不知道，但似乎漸漸許多詩人都朝着這個方向走了罷？我好像看見敘事詩的謬斯 Muses 在把書頁很高興，很起勁地翻動着。君甸的詩如

無題海邊某天的事。漂洋船投水處女的瘋嶺上等篇，大約都是獻給女神 Ois 的罷？就中我最愛投水和處女的瘋。牠們給我強烈的刺激，近乎俄國小說『恐怖』(Teror)的特性。倘若君甸的詩完全都是這一類的時，那麼我第一節的話真該打零分了。

漂洋船和海邊使我憶起我的一篇舊譯，作風頗有相似之處，乃希立女士所著，她好像是美國人，但原書已經不在手邊，不能參證，只能把譯詩引在下面，就算是阿囊做的罷：

一 黃沙上立着的小孩兒。

說話好似枝上的鳥兒。

小孩兒，告訴我，——你拉着女孩的手，
這樣熱的夏天，要往那裏走？」

「我名叫羅白，她是我妹妹，

妹妹中最小的妹妹；

每天我們在這海灘上等到日落，

等爹爹來船，念媽媽焦灼。

「自從爹爹乘船遠去，杳無音信，

駛過海灣，向日落的方向前進，
每天我們希望他回來，等着他，
每天我的媽媽點燭，望他歸家。

「夏去冬來春又回，

但是爹爹不回，難道一去不歸？

大船載他去，會不會沈沒？」

他妹妹的眼淚，向哥哥仰望着。

嬌美的孩子又喊：「喂，先生看那邊！

湖口聚着許多船。

來來往往，東東西西不停留。

我們見船兒別處去，又勾起憂愁。

客人的眼中落淚，「小羅白和你的小妹！」

他將兩個孩子抱着，在沙上跪，

抱他們到胸前，

羅白如勇士，小妹似花鮮。

空氣中很快樂的說，「爹爹，客人原來就是

你聽！

小孩們轉憂爲喜，拋去焦灼。

他們將多多拉拉扯扯，到了茅屋。

那勞人思念的船，永在沙灘停擱。

此外還使我想起芬蘭亞勒吉阿 (Arlio) 一篇父親在亞美利加，(周半人譯見現代小說譯叢) 情調與情節也同漂洋船極相近似，尤其是鄉下人看重金錢的樸實，不像城裏人那樣紳士氣，外面裝作不要錢的樣子，暗地裏卻要落腰包。所以在漂洋船裏那個女人盼望着丈夫說：「他總該載着金子回來呢！」在父親在亞美利加裏，孩

子們也盼望着父親說，「父親寄亞美利加道羅(Dollar)給我們，我們便可以買點什麼好東西了！」這種樸實是很值得我們稱讚的自然，相似只是偶合，並非摹仿，漂洋船和海邊兩首也是我所歡喜的。

月夜很像焦菊隱的夜之舞蹈

我說君匋有點近似韓偓，是指我將引長熱愛之絲和蝶兩首詩。在我個人，覺得太豔了一點，這話君匋和讀者也許要笑我太道學氣了罷？

最後我指出君匋詩中兩個特點：第一，他是海寧人，家濱海塘，所以詩中多以海水、洋水、河水、湖水等為背景。

如海邊漂洋船投水寂寞的海塘等不用說了，即無題我的心已化成石塊禱等詩中也有二句提起海水和湖水倘若冰心是『海的女兒』君甸該是『海的孩子』罷？第二，他的詩中頗多家鄉風味，說漂亮一點，就是Local。某天的事和漂洋船是最能代表的。

自然，君甸的戀愛詩也很多，但我因自己幾乎是過去的落伍者，提起戀愛就要有點傷感，也就不多說了。

趙景深，一九二八，七，六。

序 二

我的朋友景深發現君匋詩中有以海水爲背景和頗多家鄉風味兩個特點，這兩個特點是由君匋的故鄉的土氣息泥滋味造成的；我現在又發現了君匋詩中另兩個特點，是由君匋所學的繪畫與音樂兩種學識所造成的。君匋能畫，能音樂，又能詩，他手中握着藝術之園裏三朵最美的最迷人的花——繪畫，音樂與詩歌——，所以他詩中有畫而且有音樂，三種藝術已融成一片了。他的詩有很多地方的描寫是有聲有色唯妙唯肖的，好像

他。是用彩筆和調色板在那里寫詩——不寫畫——一
樣。我且舉幾句作例：

水底的皓月呢，總帶着憔悴的黃色。

——
——深洋船。

有一個夜裏水花濺上高岸，

潑溼了如雪的月光。

——
——海邊。

青春將在你笑渦裏打滾。

——
——永無衰老之日。

水底的憔悴的月色和水花潑溼了的月光這樣美

的繪畫像我這樣的山國裏的國民是做夢也沒有見過的，難爲水國的君甸畫了出來給我們欣賞。

此集中在這夜裏，我將引長熱愛之絲摘花諸詩韻律都很和諧悠揚，纏綿婉轉。近年來我國談新詩的人大都非常輕視韻律，以爲韻律是不必要的，這是大大的錯誤，須知韻律乃詩歌不可缺少的根本要素。英國劍橋大學英文學比較文學的主任教授瑪克恩 MacKonn 說：「在文明社會，則有音樂，舞蹈，詩歌的區別；而在原始未開化的社會，是以音樂支配住舞蹈和詩歌而使他助宴會的興趣的。」又說：「韻律的根源是在比言語和文字

深奧的地方；韻律的愉快是在能够滿足人的潛在意識的要求。』（依任白濤先生譯文）由此可知韻律之重要了。君匋是音樂家，所以能夠在這方面努力。

杜甫強於視覺的刻畫，白居易善於聽覺的描寫，君匋於視覺聽覺兩方面的描摹都不壞的。如笑聲：

悄悄地穿了竹徑，

再輕輕地追尋去，

那晚風換來的笑聲，

揚長地溜過了園隅的一叢蒼藪。

這滴滴歷歷的妖媚的笑聲呵，

彷彿是一罇醇酒，

竟醉迷了我追尋的路徑。

他聽得出笑聲溜過薔薇，聽得出笑聲的妖媚，聽得出笑聲像醇酒，這首詩視覺，嗅覺，觸覺，聽覺，味覺五種感覺都錯綜起來了。薔薇之色爲視覺，薔薇之香爲嗅覺，醇酒爲味覺，酒之香亦爲嗅覺，『挾』與『溜』則爲觸覺，溜有滑的意思。

景深的序內說我將引長熱愛之絲和蝶兩首太豔了一點，景深竟說出這樣的話來，長提倡道德禮教的老腐敗的威，短新少年的志氣，真該打三百板屁股！我覺得

這兩首詩是「豔」而不「太」，如果更豔一點，便更好一點。我的解釋是：「太豔了」等於「太好了」，不贊同景深那樣把「豔」解做「壞」。

我不說君匄的詩首首都 是傑作那樣捧場而欺騙讀者的話，但我可以誠懇地向讀者介紹：這本詩集內許多詩是難得的很好的作品，值得你們去讀一讀，不致使你們白費光陰的。

一九二八，八，一七，

於暨南大學，汪靜之。